

第一章 工業化

這是一本關於美國教育危機的書。美國教育表現得相當出色，但它目前面臨某些特定的危機。最主要的危機與下列現象有關：工業化、專門化、哲學多樣性、以及政治與社會的同質化。工業化似乎使人們認為：人生的主要目標以及當今教育的目標是在提高生產力。專門化對於建立一個社群(community)有可怕的影響，尤其對一個教養良好的社群更是如此。哲學多樣性提出「是否真有可能建立起社群？」的問題。另一方面，政治與社會的同質化提醒我們，我們似乎正朝著某種社群發展；而當我們有朝一日成為該種社群時，情況又將非我們所欲。

我希望我能指出克服這些危機的方法，在這麼做的同時，我將會有很多機會援引「烏托邦」(Utopia)的成就來說明。在我看來，烏托邦就是一個面臨上述危機的國家，儘管如此，它卻依然能創造出一個合理的教育體系。或許我現在應該告訴你一些關於烏托邦的事情：烏托邦不是天堂，其居民與我們並無二致；它是一個西方國家，雖然它的氣候與南加州差不多，但其他特徵都與南加州不同。它是一個科學的工業化民主國家，富有且強大，但並被敵國團團包圍。它信奉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理念。其最

主要的教育問題，是決定如何讓所有人都能受教育，使得國家或可因此擁有所需的科學與工業力量，同時，藉由教育全民讓國家知道如何明智地運用其科學與工業力量。我希望烏托邦解決此問題的妙方，會讓你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後，我會探問存在同樣問題的美國，是否能採用相同的解決之道。

工業化顯著地影響實施教育的各種條件，它提供相對充裕的財富與空閒、時間，使得龐大的教育支出成爲可能。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其對教育的內容以及教育實施的條件皆有極大影響。當一個未開發國家開始發展工業時，有關技術訓練的壓力自然相當龐大，此倡導技術訓練的努力是爲了讓所有人作好心理準備，使他們準備好融入工業發展的框架裡。在實施免費、普及的義務教育之前，這種辛勤的嘗試當然不是經由教育體系來實施。多數工人皆來自不曾擁有教育機會的階級，經濟需求迫使他們必須讓稚齡的孩子進入工業界，甚或逼迫年齡更小的幼童進入工業界。工業家渴望擁有低廉的勞力，而勞工階級亦有他們自己的需求，兩種境況的結合在資本主義的進化過程中，導致了令人戰慄的景象，而這些馬克思(Karl Marx)都已給予我們精確的描述。

在英國與美國，工業體系的演變乃伴隨著普選權與普及教育。這些國家並不是爲了有個地方安置他們欲從工業界救出的孩子，才著手建立教育體系；他們推行普及教育，是爲了培養未來得以行使普選權的下一代。舍布魯克爵士(Lord Sherbrooke)的說法，透露出在第二次改革法案(the second Reform Bill，譯者按：此法案擴大英國人民的選舉

權，可選舉人數增加近一倍)通過後，英國貴族圈的普遍想法，他說道：「現在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主人」。在美國，開國四元勳對於普及教育的表述，無庸置疑地顯示其動機是相同的：他們相信，除非人們接受教育，瞭解如何明智地運用選舉權，否則一個民主國家無法存活，我想這也是英國當今十分普遍的看法。總體說來，教育體系的目標不是創造工業界的員工或是教導年輕人如何謀生^①，而是培養負責任的公民。

當你想要擁有免費、普及的義務教育，而且想要一步到位，那麼你將面臨的教育是非常嚴峻的。試想，單是要在一個廣大的國家設立全民教育體系，你該從何找到人數充足的合格教師？此外，這些突然被法律拉進教育體系的年輕人，大多不具有知識背景或學習興趣，該體系應如何因應這些新進的年輕人？倘若國家致力於建立其工業力量，能否順利謀生，才是人們衡量成功的指標，則個人與社會的需求就可能結合起來，一致要求年輕人替就業做好預備。

^① 「我想我們必須堅持一個對非洲的未來十分重要的信念：教育的功能是讓男孩女孩們像真正的人一樣發展，並且盡可能發揮他們的潛能：訓練他們好好發揮他們的天賦。仍有些人認為農業對非洲來說非常重要，而我同意此點的確重要，但若說教育體系應該以創造良好的農村村民為目的，這我不同意。教育的目標不是教導人們知道適合他們的位置並待在那些點上；在這個國家，我們已經拒絕了那種教育觀點，此觀點在非洲應難以存續。如果我們在英國缺乏礦工，我們並不希冀學校訓練礦工，而是希望國家煤礦公司(Coal Board，譯者按：英國國有煤礦公司，成立於一九四六年)用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住所、床鋪、還有員工餐廳來吸引礦工，而且我們應該用同樣的方法吸引非洲人來英國」(W. E. F. Ward, *The Listener*, July 9, 1953, p. 54)。

矛盾之處在於，國家工業化得愈徹底，就愈不需要由低階教育所提供的技術訓練。我想，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證明，技術訓練不會、也不能滿足個人或社會的需求，甚至不能決定那些需求真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技術訓練不能幫助個人獲得成功，也不能促使工業繁榮；相反地，當工業化和機械化達到高峰時，這種訓練的必要性將會降低。機械化的目標不只是減省勞力，亦藉由持續的簡化程序，來減少操作機械所需的訓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工業界訓練操作員的速度之快，證明了當科技達到美國當時的階段時，確實能降低機械操作的訓練時間。

倘若今日工業家們希望由學校來訓練工人(他們之中某些人常有此說法)，這是因為他們受到誤導。美國加州帕薩蒂納市(Pasadena)現正發生鑄造業者和帕薩蒂納市立學院(City College)的衝突。鑄造業者說他們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人，而提供這些工人是學院的責任。衝突的原因是這樣的：學院當時為鑄造廠工人開設了一門課，但因修課學生太少，出於虧損而欲停開。鑄造業者回應，宣傳課程是學院的責任，如果學院能適當地宣傳，就會吸引很多學生。有趣的是，在這場爭議中沒有人質疑，為何由稅金支持運作的學院有義務訓練鑄造廠工人；也沒有人質疑這樣的課程，其教學內容應該為何。他們只是單純地認為，學院應該滿足任何工業體系中必須供予工人的訓練，並應滿足任何人自覺需要接受訓練的事物。這樣一來，唯一的問題在於這種需求到底是什麼？如果確認了有這樣的需求，則教育體系一定要滿足此需求；如果確認工業界確實需要招募某種勞動力，則教育體系一定要予以滿足。

然而，上述結論與自由企業的理论不合。在自由企業理論中，人們認為，讓一個職業變得吸引人，以及訓練新手投入實務等事，應該是企業家的工作，而不該交由納稅人或慈善家支持的機構來做。我們只是因為認為工業發展非常重要，且對承載經濟效益之訓練有根本需求，才將以公有資金支持這些目標的公益觀點，視為理所當然。

當然，事實是：如果帕薩蒂納的鑄造業者自行訓練工人，會有比較令人滿意的結果。在普遍且長期的教育出現前，訓練員工準備好進入業界的標準方法，就是讓他們實地工作。欲創設一所能適當模擬工業界情境之學校所遇到的困難，以及當代迅速且不斷進步的技術發展，皆顯現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直接挑戰那些主張「比起要求員工工作，還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可以訓練員工」。

但有件事比起僅是無效率的技術訓練還要嚴重，即：工業化和機械化透過去人性化的工作改變了生活型態，進而也改變了教育。當生產線變成典型的生產工具；當一個人每天站八小時，機械式地重複同樣的動作(或許只是不斷反覆按下同一個按鈕)；當工人簡直就變成機械的一部分時，其生活型態與從前的工匠或農夫所熟悉的工作環境，就有非常大的差異。

可能的話，教育體系一定要將這些改變納入考量。它必須找到一種方法，豐富人們花在生產線上的生命；並且找到另一種方法，讓人們在離開生產線外的時間更為充實。如何在工業化與機械化的經濟體系中讓工作變得有意義，是現代世界最困難的問題。我曾多次提出，若想藉由持續減少工作時間，以及賦予空閒時間更大的意義來解決

此問題，這是行不通的；的確，空閒時間應該有其意義，這個議題我們稍後再回過頭來討論。既然人們大部分的生命片段都花在工作上，則從事何種工作、以及如何進行這些工作，這些問題應該也要受到相當的重視，而且盡可能為他們做到。

如此看來，生產線上的任何職業形式或是技術訓練，並無法對生活產生重大意義。只有瞭解工人的工作流程、該流程與其他工人從事之流程的關係、工人之辛勞對產品的貢獻、以及產品在經濟與社會情境中的重要性，方能對生活產生重大意義。在生產線上的人們，只要他具有人性，必定會在腦海中存有某些想法。沒有任何自認已受啓蒙的社會，會考慮讓其部分人民的心智退化至次於人類狀態的可能性。

持續降低的工時，無疑提供生產線上的勞工新機會。比起其祖父輩，他們現在每週多出將近二十個小時的自由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時間進一步瞭解工作的意義，並且發展身為萬物之靈的本性。從工業時代前期開始，自由主義者就主張減少工時，因為他們預見這些結果。我有時覺得自由主義者敵視廣播、電視、以及其他所謂的大眾傳播媒介，是因為他們對生產線上的人們在空閒時間所做的事情感到失望，畢竟這些時間是由自由主義者幫他們爭取而來的。

雖然我們不應該低估美國人民對於藝術與音樂日益增長的興趣，但是一般而言，讓工人獲得更多自由時間，代表著有更多的時間被浪費。每天都有浪費時間的新方法，以及可供浪費的事物被發明出來。之前工人很少有時

間喝醉酒、毆妻、或是觀看低俗的歌舞劇，而現在則有更多時間買醉、毆妻及看電視。無怪乎，自由主義者(譯者按：美國所謂自由主義者亦指懷有理想的知識份子，此處是指對於美國因過分發達所留下的空閒時間，無法獲得理想使用之情況感到憂心的人)覺得他們的努力受到背叛。

自由主義者同時也覺得免費、普及的義務教育之實施結果背叛了他們；其如同減少工時一般，從以前開始就是自由主義的基礎。普及教育並不能滿足支持者的期望：即解放工人，使之獲得政治權利且能明智地運用；相反地，普及教育讓工人在各種人類活動領域中，成為騙徒的受害者。推廣普及教育的結果，人們得到的教育只足以使其受廣告與宣傳的欺瞞，而不足以讓他們判斷或抵抗某些人的欺騙伎倆，這些人試圖剝奪教育想要賦予人們的政治權利。

人們所接受之教育的本質，也助長了時間的浪費。其所受的教育鮮少建議他們不應浪費時間，或是提出一些有效運用時間的方法。事實上，唯有能夠促進道德、智識、審美觀以及心靈成長的教育，才能達成這些目標。舉例而言，一個致力於教導孩子如何謀生的教育，其重點不會放在該如何有效運用孩子生命中，用於謀生以外的時間。

在美國，兒童與少年時期養成的習慣，通常對成年後如何運用自由時間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美國人的成年生活中沒有強制性的動機，來促使他們必然投入某些可顯示其為自由、獨立、具發展性之人類的活動。在美國，促成同質化的壓力非常強大，一股龐大的壓力迫使人們追求成功，而這樣的成功通常意味著金錢、權力以及名聲。相

反地，沒有任何有效的壓力促使人們追求道德、智識、審美觀以及心靈成長。

其他國家擁有許多吸引成人在離開學校之後繼續學習的動機，美國則不然。美國擁有的動機是追求政治權力、提昇社會地位以及賺更多錢。美國的教育與所有前述目標完全無關，除了進入特定職業前必須先完成某些正規教育的要求之外，這些要求通常不是為了培養成人生活終身學習的興趣。

正當免費、普及的義務教育逐漸在西歐散布，為國民的子女量身打造的正規教育標準也被建立起來的時候，許多在教育發展初期階段業已成年的人，發現自己不具有其子女被期望該享有的教育，因而也無法達到新的教育標準。當愈來愈多的正規教育變成進入特定職業的門檻時，人們自然而然地開始覺得這種狀況不公不義：那些出身低、不幸生在貧苦人家的人，因窮困而無法獲得培養工作能力的機會，以致於缺乏賴以維生的技能。歐洲與英國人民在十九世紀逐漸擴大的選舉權，使得社會領導者將成人教育視為一種保護政治制度的措施，並同時帶動勞動階級對成人教育的興趣，使他們視其為參與政治權力的手段。由於教育一直以來僅專屬於有權勢與名望之人，因此人們認為教育就是通往名望以及權力的途徑。在一些國家，去除某些特定惡習的渴望，促進了成人教育運動的推行。例如：酗酒在瑞典是惡習，在丹麥則是源自一八六四年敗給德國的民族羞辱。

今日的美國並無任何特別緊急狀況，需要藉由持續的成人教育來解決。社會進步並非仰賴教育。每人到二十一

歲就會得到具有一般民主性質的政治權力。若欲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力，教育或許會變成一種阻礙而非優勢。我無法想像一個美國官員的候選人說，他能得到公民同胞的選票，是因為他比對手受過更好的教育。相反地，我很容易就能想像一個候選人要求人們投票給他，因為他比對手更有氣魄也更強硬，而且他沒有高深的思想，也不知道任何艱難的詞彙。當高就業與高薪持續時，即使進入各行各業的教育要求很惱人且大多不合理，但其並不會成為多數人追求繁榮與幸福的主要障礙。

教育必須有所用處，它一定要滿足個人與社會的需求。問題在於：這些需求為何？或者更精確地說，個人與社會的真正需求為何？而教育又能滿足其中哪些需求？在許多時代，一般認為教育可以作出許多貢獻，幫助人們學習思考、也讓人們熟習其生活環境的知識傳統。此假設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方世界即已蔚為風潮，並在一個世紀前仍屹立不搖。這個觀點直到一九〇〇年之前，在美國或許仍是主流。

紐曼(Cardinal Newman)的《大學的理念》(*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法，是他用來讚頌博雅教育真實用處的論述。但事實上，他對於投身十九世紀中葉那種多采多姿的雄辯感到有些勉強，這意味著在他的時代，認為「僅有助於英國工業與財政實力崛起之物，方可稱為有用」的傾向，其實相當強烈。沒有人長久佇足於質疑教育機構能否提供合乎此意義之確實「有用」的教學，或是質疑快速朝向工業化、科學化與科技化的英國社會是否因為這些發展，而更不需要思考重要主題以及熟習

英國傳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信條以此開端：每個人的責任是竭盡所能地賺錢，在此過程中，他會受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之指引來促進共善。一般來說，由快速的工業與技術擴張來促進社群的福祉最有效率。曼恩(Thomas Mann)的小說《巴登布魯克一家》(*Buddenbrooks*)顯示，德國在大約相同的時間點上，出現同樣的過程。

與此同時，一般認為博雅教育與工業化、科學化、民主化以前的時代有關；認為它是一個落伍的想法、一個貴族式的落伍觀念，一般人可能批評其瑣碎、無關緊要、華麗而空洞。其如同在忙碌的市場裡，佔據寶貴空間的中世紀遺跡一般，除此之外，它似乎無所貢獻。

我們現在已十分熟悉「國家之真正力量在於其工業實力」這樣的想法，德國與日本冒險開戰就是基於這種假設。雖然這些失敗的試驗並非能成為否證此假設的有力證據，因為德國與日本或許只是誤判其實力，但它們的失敗或許顯示(如同所有歷史確實告訴我們的)：一個國家如欲成功且保持成功(不管所謂的成功是什麼)，它需要的不只是權力，還需要不可或缺的智慧。

我們完全不能假設致力於壯大工業實力的教育體系，能培養出使國家善用其力量達成最大利益所需要的智慧，更別說達成人類最大利益的智慧。生產力和智慧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連結，對於欲擔任工業領導者的人而言，擁有智慧似乎也沒有絕對的重要性。如同自然力量，工業力量是中立的，它可能被用於好的地方或壞的地方；可用以自我保存或自我毀滅。事實上，其似乎不可避免地帶有

華麗的幻覺，此幻覺傾向自我毀滅，而不是維持生機。

不論在從前或在其他社會型態中是什麼情形，民主社群需要的智慧是屬於整體人民的智慧。當國家是由少數人來統治時，僅這些人擁有智慧便已足夠；但當所有人都是最高統治者時，沒有充滿智慧的群眾是行不通的。生產線上的人們、農夫、律師、醫生、工程師、或是家庭主婦都必須做好準備，為公眾的智慧寶庫做出貢獻。民主政體一定要有領導者，但領導人是由人民選出，並由人民指導。

這或許可以促使我們思考，什麼是民主社會中力量的本質；於此社會中，真正的力量蘊藏於公民的品格。這代表他們達到的道德、智識、審美、與心靈層次，以及他們掌握與熱愛國家所擁護之價值階層。以此觀點來看，國家力量最重要的元素(若非最重要的)，即其教育體系。但此觀點是基於以下假設：教育體系會基於價值階層，指引道德、智識、審美、與心靈的成長。至於一個著重生產力的教育體系則不會關心這些。

如果教育的目標是追求工業實力，則最好的教育是科學教育，而非職業或技術教育。科學教育之目的是瞭解自然世界，而不是去操弄它。科學教育不接受批評它無法完成其聲稱要做到的事情這樣的說法，這樣的批評對職業與技術訓練來說是非常致命的。學生可藉由科學教育瞭解自然世界；而在職業或技術訓練下，他有可能無法適應其曾受訓的操作，因為他可能會面對全新的機器或是全新的工業環境。在人口流動性高的國家，他可能必須依靠他與老師從未想過的方式度日，或者在他們從未想到的地方謀生。在流動性高、工業化、科學的民主體制下，教育若愈

專門化，就愈不可能達到它原有的唯一目的，也就是讓學生為某種特定的經濟活動做準備。在流動性高、工業化、科學的民主體制下，如果教育是通才式教育或是博雅教育，它至少不會干涉受教者的經濟發展。於此社會中，科學研究將導向如其普遍意義一般的成功，並會增進社會的工業實力。

科學或許是現代最偉大的成就。相對於科學對人類發展顯著且無庸置疑的貢獻，我們必須著手考量某些副作用。一般而言，科學或科學家皆毋需為這些副作用負責，但它們卻對現代思想與教育產生重大影響。科學帶來的敬畏感，已經讓其他學科的學者為了尋求同樣顯著的成果和一樣高的聲望，而在不適用科學方法的領域之上使用此法。最後，這些方法只能得出瑣碎不重要的結果；科學使其他領域的研究都變得毫無深度。

我們尋找的是智慧，如果說人類心智之偉大創造所提供的見解(insight)和理解(understanding)，不能在尋找的過程中幫助我們，這種假設不甚合理。譬如：荷馬(Homer)曾是希臘的至聖先師；而如果有人說牛頓教給西方的比莎士比亞還要多，那麼這個人還真大膽。

我們可以把同樣的道理套用在偉大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上。他們用自己獨特的方法上下求索，告訴我們其觀察人類、社會、世界與神祇的心得。舉例來說，我們需要知道神是否存在，這十分重要。我們是否會認真討論科學能不能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若科學不能給我們解答，難道這些問題便不重要？

自然科學討論萬物存在的物質環境(condition of exis-

tence)，並對那些環境有顯著的影響；科學和工業力量的關係便足以支持此論點。自然科學的成果一直以來都在說服我們：只要我們投注精力，一個不斷精進的萬物存在的物質環境，是有可能存在的。如果我們想瞭解這個現象，只要對比當今的藝術家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處境即可。立基於科學的科技鼓勵大量製造物質商品。自從西方展開工業化以來，「人類的智能和精力應該致力於增加此種商品的數量」一直是生產的準則。現在西方將同樣的準則散播到東方，而東方似乎一致地、極為熱切地擁抱此準則。如我所言，這不是科學或科學家的錯，但若沒有他們，一切都不會發生。在此過程中，人們爲了突顯數量而犧牲品質，至於藝術不過是裝飾，或是沒有工作收入之女性的娛樂。

我最近聽到一個著名的美國工業家，對於將美國的藝術品和文學作品送到海外，以便歐洲人藉此對美國文化生活有些概念這件事做出評論。若我對其所言瞭解無誤，他表示，歐洲人有其自豪的藝術和文學，應該鼓勵他們繼續創作這些藝術和文學，並將它們送到美國來。另一方面，我們擁有一個完全物質與機械式的文明，我們應該爲此感到驕傲並且持續發展，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機器和其製造的大批消費商品送到歐洲，並且收取文化作爲交換。

此跨國專門化的理論顯示，對於生活目標以及組織化的社會目標而言，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值得擁護的觀點。藝術和思想是人類最高尚的活動，它們是生活的目標，而社會的首要之務應該是組織起來發揚它們。如果當金融危機發生時，社群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關閉美術館以及降低教育

支出，這就是文明倒退的表徵。一個沒有藝術和思想的文明，或是一個不懂得欣賞它們的文明，充其量只是一群相互連結的個體，而不是一個文明。上面引用的工業家談話，反映美國社會中一種令人難以想像且難以忍受的觀點——具有理性之人，怎會想住在一個所有令生命更為美好之物皆須透過進口取得的國家？

烏托邦人民可貴的特色在於其常識(common sense)。這種常識在其他地方已不再隨處可見，烏托邦人的這個特徵在此處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與決心，呼叫事物的正確名稱，使其名實相符，並且把它們放在合宜的位置。此種能力和決心似乎是源自烏托邦人民的習慣，他們經常問自己想做什麼。藉由這種自我質疑的過程，烏托邦人民得到一個結果，即：工業力量、軍事實力、更長的壽命以及無數的機械，不論其中任一項或是全部，都不能構成人生、或是組織化社會的目標。烏托邦人民承認工業力量與軍事實力的重要性，他們相當感謝科學家提供他們更長壽的生命。他們對於機械有兩種看法，一方面，他們很感興趣地發現這些機械裝置常常增加人們可以享受的悠閒時間；另一方面，他們憂心地觀察到：這些裝置的迷人之處使得人們變得幼稚；這些機械的增加，可能不成比例地分配掉這個國家的資源與能源；而其中一些機械可能會毀掉其製造出來的空閒時間，甚至毀去生活本身，因為它們會發出可怕的聲音和影像，或者因為大量機械同時啟動時可能帶來的危險。

烏托邦人不能想像其生命目標是創造工業力量、軍事實力或是更多的機械，他們甚至不相信其存在是為了對死

亡率表上的數據產生正面影響。倘若他們不懂得如何運用工業力量、軍事實力、更長的壽命、或是更多的機械，他們不會認為這些事物有益。他們覺得教育體系應該在其得到上述事物時扮演某種角色，幫助他們決定如何予以運用。不論怎麼想，他們都不相信專注在工業力量、軍事實力、更長的壽命、或是更多機械的教育體系，能夠幫助人們學習如何運用這些東西。

烏托邦人鼓勵科學，因為他們想要瞭解世界、想活得更久、並擁有工業力量。但他們不鼓勵工業，因為他們相當重視自由企業。他們也不鼓勵工業家，不論工業家多有權勢、多富有，烏托邦人都不鼓勵他們憑著自己的工業成就，而認為自己是天生的社群領導人，甚至自認有資格決定烏托邦的政策、管理其社群機構、以及表達社群的理想。國家的最高榮耀不會授予透過生產與販賣機械而變得富裕的人，而是賦予烏托邦樂於尊敬的藝術家與思想家。

烏托邦人之所以將最高榮耀保留給最受其尊敬的思想家與藝術家，是因為他們相信思想與藝術是人類最高尚的活動。他們不認為社會的目的是經由製造與販賣東西來使人們變得更為富有。烏托邦人不是傻子，他們知道經濟與工業力量和軍事實力密不可分；他們知道這些對於一個健全的社會來說相當必要，至少對於我們身處的世界來說是如此。他們相信，透過自由企業體系提供的誘因，足以誘導出足夠的發展經濟與工業力量的興趣。儘管烏托邦人覺得花錢在藝術與思想活動上，與花錢在烈酒、化妝品和口香糖等民生預算上一樣聰明，但他們認為引出藝術與思想這些最痛苦、最困難的活動的誘因，不應只侷限於金

錢。烏托邦人對藝術與思想活動的鼓勵，源起於他們普遍的對此二項活動的尊崇。

因此，工業力量與軍事實力、還有對生命延長、機械普及，以及科學訓練和博雅教育所做的努力，在烏托邦中變得明朗。烏托邦人從來不會被誤導，認為從小學開始的技術訓練是為了創造工業實力。他們不相信科學是唯一值得擁有的知識，他們不會混淆到底是什麼使國家強盛。他們憑靠著自己的愛國情操、道德熱情以及知識力量，賦予自己運用智能(intelligence)與決心面對任何新情境的能力。他們希望成為有智慧的人，並透過其教育體系達成此目標。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檔可能不是最後定稿版本，因此會與正式上市紙本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有正式上市或以後有再版機會時再次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